

春分，大地已是绿腰肥

米丽宏(河北)

春分，像条明净的河，将整个春季分割为两岸。一半寒，一半暖；一半灰扑扑，一半青荡荡。《春秋繁露》里说，春分这日昼夜均而寒暑平，真是完美到令人惊叹。

春分，是最具行动力的时节。万物都在行动，出发的，已至半途；延误的，正抓紧整理行囊。

“春分雨脚落声微，柳岸斜风带客归，时令北方偏向晚，可知早有绿腰肥。”在唐代诗人徐铉的印象里，北方的时令要晚一些；实际上，春分时的北方亦芳草遍地，大地的绿腰身也是肥嘟嘟的了。

也许，这都是风的功劳。春天的风勤勉得很。东转转，西晃晃，把柳条摇醒，吐出毛茸茸的鹅黄；又把燕子吹斜，如钻门帘一样在柳条间翩飞。然而风似长着脚似的，还在不停地撵，不只撵着燕子，还撵着日光，撵着云，它像个富有诗意的油漆匠，撵着万物抹绿，左一下，右一下，横一下，竖一下，连隐蔽的犄角旮旯都照顾到了。在春风的轻抚下，草叶

焕发了精神，伸伸胳膊踢踢腿儿，活动成书法家笔下的行草，一撇一捺，欹斜有致。

绿了，亮了，还不算，还要添点色彩。一针下去，绣出朵黄花，再一针下去，绣出朵紫花。淡蓝的，浅白的，风只管绣着，自己也叫不出这些花的名字。一朵朵小花颤颤巍巍的，在牛羊的蹄子缝里悠悠地吐露香气，把牛羊的蹄子都给染香了。

处处开花，处处拱绿。县城街道旁一树一树的花都开了，自由得很。想开红的，就一树嫣红，红得掉火星；想开白的，就一树洁白，白得覆了雪；想开黄的，就一树绒黄，黄得真晃眼。河边有桃林，粉桃配绿柳，又亮又艳，像乡下的俏闺女，红袄袄，绿裤裤，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一副可爱的好脾气。

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麦子一起身，就很霸道，一把拽住阳光不松手。它们的长势恹恹也恹不住，噌噌的，有声有色。麦苗青荡荡的，像春水漫卷，转眼没住了老

鸱的背。

这个时候，野杏花漫坡如白水，田头的野菜正当时。顺着麦垄搜寻，荠菜、地米菜、蒲公英、曲曲菜……蹲下去，手指拢住一棵野菜的叶子，轻轻拔起。草叶的触感，嫩滑，清凉，那是有生命的润润的凉，跟早春的凉一呼一应。

几声鸟啼，褪去了初归的嘶哑；石斑鸠稚拙的叫声，听着像小孩儿在咕嘟咕嘟地背诗，一平一仄，人听着会怀旧，回到过去，回到遥远的村庄。春分，还有一小段的余地，让你站在春天的中间，前望望后望望，知道错过了什么，明了将要做什么，才不会荒废了这个春天。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鸟也还是那鸟，但就突然出了新——风是微风，绿是新绿，万物忙着出发、奔跑。

前面的路还很长，即使错过了一些事情，也完全来得及跟上。抓住剩下的这一半春天，刨坑洒水，拱芽长叶，结苞开花，无论种点什么，都会很美很美。

生活即景

刘世河(山东)

周日上午，我去农贸市场买菜。买完菜走出市场大门时，听到前面的一对中年夫妻正在为谁来拎菜而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着。

他们买的菜委实不少，一开始，两个人手里都分别拎着几样，后来，丈夫非要妻子把她手里的一袋苹果也交给他来拎。

妻子说：“你手里已经有很多了，我自己拎着就行。”丈夫坚持道：“不行，苹果太沉，还是给我吧。”妻子又说：“沉啥呀，不就是几斤苹果，我又不是拎不动。”“让你给我我就给我吧，废什么话呀！”丈夫伸手就去抢妻子手中的袋子。

最后，妻子还是没能拗过丈夫，乖乖地将手里装着苹果的袋子递给了丈夫。

得胜后的丈夫，神气地挺了挺腰板，大声地说：“我这样一手拎着一些，其实用力更平衡，反倒感觉轻松一些了。再说，我难得跟你来一次菜市场，好不容易来一次，你还不让我好好表现一次。”

妻子抬手轻轻拍了一下男人的后背，一扭头，正好与我的目光相遇。这时我看到，那张洒满阳光的脸上，居然泛起了几丝羞涩的红晕。

我的心里瞬间也甜了一下。接着往前走，一对母女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小女孩大概五六岁的样子，头上扎着马尾辫，十分俏皮可爱。她走着走着，突然停住了脚步，欢喜地指着路旁正在盛开的迎春花对妈妈嚷着：“妈妈，妈妈，这花多好看呀，咱们折几枝带回家吧！”

我禁不住替那位年轻的妈妈捏了一把汗，真不知道接下来她会怎么做。可是没想到，紧随其后的一幕，让我由衷地想为这位妈妈点赞。

小女孩的妈妈没有板着脸去批评孩子，也没有强行制止孩子的行为，而是轻轻托起一枝迎春花后，轻声细语地对女儿说：“孩子，这些迎春花也是一个个小生命哩！这不，春天来了，它们正伸着小胳膊小手高高兴兴地晒太阳呢！咱们如果折断了它们，它们一定会很疼很疼的，是不是呀？”

听妈妈这么一说，小女孩便放弃了折花的念头，并连连摆着小手很认真地说：“不折啦，不折啦，我可不想让小花儿伤心，也不想让它们疼，疼了会哭的。”

“真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妈妈一边甜甜地夸着，一边牵起小女孩的手，袅袅

婷婷地继续往前走。

望着小女孩的马尾辫在阳光下一晃一晃的，我的心竟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飞扬起来。

转眼就到了路口。一对老夫妻正坐在路旁的长椅上休息，老太太的一只鞋里好像灌进了沙子，她正要弯腰去脱鞋，却立马被老伴制止住了。

“我来给你倒吧，自己的腰是啥毛病，你自己不知道啊！”老伯一边嗔怪着，一边慢慢地蹲下身子，轻轻地脱掉了老伴的鞋子，用力地磕了几下，又轻轻地穿回到老伴的脚上。老太太就那样一直顺从地抬着脚，看着老伴在那里颤颤巍巍地忙活，脸上绽放着孩子般的笑容。

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此时我发现，那对中年夫妻幸福的争执，年轻妈妈温和的引导，以及老伯蹲着身子给老伴穿鞋的背影，这些在生活中显得极其寻常的小画面，铺展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里，竟是那样的暖心、美好。

一阵微风拂过脸颊，让人顿感清爽惬意，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那首《春暖花开》，脚下的步子也越发地轻盈起来。

小心翼翼的春天

(组诗)

张梅(辽宁)

◎开门

此时，动作是多余的
心思微微一动，门就开了

风，伸出温暖的手指
试图在春天的额头上
触碰到第一抹绿

这样多好！
当我们的目光
抚摸着柔软的事物
那些还在酣睡中的花儿
恰巧梦见，秋天的果实

◎轻点

轻点，轻点，轻点
此时，每一朵桃花上
都睡着一枚太阳

说话声轻点
一不小心，就会惊醒
粉红，抑或蔚蓝

脚步声轻点
稍不注意，就会搅乱
娇嫩，抑或清激

心跳声轻点
微小动静，就会打破
美好，抑或甜蜜

朝向故里

祝宝玉(安徽)

一个悠闲的下午
画眉、黄莺、喜鹊……
在我头顶的树枝上鸣叫
我沉思，幻想
默如春天的静物
轻风吹动眼帘
掀开，合拢，掀开——

暮色悄然浸染我的衣袍
秀发，双睫，十指……
手心轻捻着回忆
耳畔，鸟鸣啾啾
横穿我的骨骼
停留在次第开阖的悲欢之际
平仄里渗着苍苍

这个时候
思念的方向都会朝向故里
不管身在何方

花开的声音

尚庆海(河南)

我一直渴望
听到花开的声音

饱胀的花蕾
裂开那一瞬间
会不会疼



杨子杰(江苏)

心态，原在一盘菜中

那一盘小葱拌豆腐长久地留香于我的记忆中，用其实实在在的味道告诫着我——平和的心态才是真。

父亲有一位张姓友人是厨师，我从未见他穿过厨师的宽大围裙以及油渍斑斑的套袖。张师傅总穿着一袭月白色大褂，拎着一个棕色皮箱，不熟识的人看到他清癯的面容与身上的打扮，大多认为他是个文人之类。张师傅的厨艺极佳，儿时的我可算是饱了口福，他做的菜中，我最爱吃的就是小葱拌豆腐，然而这一道菜中蕴涵的深意，我直到后来才真正明白。

我曾志气高涨地要参加一个棋赛，并扬着脑袋夸下海口定要拿个名次回来。听我放出豪言，张师傅咂了咂嘴，什么也没说。心高气傲终究敌不过实力悬殊，我灰溜溜地回了家。心志颓唐。见我如此，张师傅拉我进了厨房，我看到灶上正炖着我的最爱。他掀开锅盖，雪白鲜嫩的豆腐正冒着娇汗，一股食材的清香袭进我的鼻中。张师傅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怠慢又只能吃烂豆腐。这道菜就像你的那场比赛，不放心态怎么能成功？”我听完呆愣在原地，张师傅留了一句“好好想想”，便踱着步子出了厨房并带上了门。

我坐在火光跳跃的灶前，豆腐的香气萦绕周身，我歪着头想着张师傅刚才的那席话。原来，我只想急躁地夺个名次，却未曾静下心来品味棋局的乐趣。

对于名利，我们总是不能放平心态，只一心期待尽快成功从而证明自己。没有打好脚下的基础，也无心欣赏沿途的风景，在跌爬滚打后却惊觉自己已找不到之前的方向。曾听说那普雅花为了两个月的花期可以静待几十年甚至百年，莲花都有着如此平和的心态，而我们呢？保持坚忍淡定的心态，任凭世事浮沉依然宠辱不惊，最终才能乘风破浪，驶向彼岸。

思绪渐渐明晰。我打开锅盖时，豆腐炖得正好，莹白如冰雪。如果说，平和淡定的心态正如这一道菜，那么，棋局与人生，也应如此。张师傅推门进来：“想好了？”

我扬起嘴角。他问：“世事急我，躁我不平我，如何待它？”

我答：“只须容它，让它，平心态，一清二白！”

我夹起一筷子豆腐，缓缓吹上几口气。送入嘴中，清香四溢。

岁月流金

文心(四川)摄

